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紺珠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徳

謄録監生臣孟照

紺珠集卷三

宋　朱勝非　撰

抱朴子　葛洪

肉芝

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重八字名曰肉芝以五月五日取陰乾以其足畫地即流水帶之于身能辟兵若遇人射已得此則矢自還

吹龍

秦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有方士能神咒臨川禹步則浮出初長十餘丈又作法吹之每吹輒縮至數寸及取著瓶中聞有旱處則賫龍以往厚歛金帛則投龍於淵復吹之須臾大雨四集矣

謫鋤芝草

蔡誕好道棄家入山不堪苦而還欺其家人曰吾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龍因羣仙博戲輸一五色斑龍緣此被謫崑崙山下芸鋤芝草

蟻磨

天圓如蓋地方如棊局天左行日月右行如蟻之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行速蟻不得已隨磨行回

甘谷菊水

酉陽酈縣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者

郤雞犀

通犀中一白理如線者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驚郤

者為真亦名駭雞犀刻以魚形持入水水輒自開

飲丹井

葛稚川祖為臨沅令縣民有世年百歲者因徙居子孫多夭它人居其宅亦世壽云井水色赤葛疑有丹藥濬井求之果得丹砂數斛自後水色不復赤

千歲龜

千歲龜五色額上骨起如角解今古巢於蓮葉或在松叢之下

魚魯之訛

寫字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紫微降光

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赤靈符

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以辟五兵

流霞一杯

項曼都脩道山中因遊紫府飲流霞一杯忽思家爲

上帝所斥河東呼為斥仙人

仙節

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葉以知月注云堯時有草夾堦而生隨月開落名蓂莢又曰歴莢又仙茆

天鼓

雷曰天鼓

雷公

雷神曰雷公

潤兵

出陣雨作霑衣其名潤兵

蒴甘薏苦

論物性不同

仲能

鼠三百歲名仲能

玉粘

銷玉為粘漬金為漿故曰玉粘

七明九光芝

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為九光

芝名

七明九光者石芝之名也咸喜樊桃木之名也獨搖牛

角龍仙皆草芝也

無腸公子

蟹

氷丸霜散

立夏日服六壬癸符或玄氷丸飛霜散暑著不能侵也

諂守天厨

劉安昇仙見上帝誤稱寡人謫守天厨

朝野僉載 張鷟

駝李

後魏時定四姓隴西李氏上姓也恐不得預乘明駝星夜入洛而事已定人謂之駝李

綠珠怨

武后時補闕喬知之有美妾名碧玉而善歌舞武承嗣借教舞僮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寄之其末四句云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淚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旦容華為君盡碧玉得詩飲泣而卒承嗣聞之遂殺知之

獬豸

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本賣餅人以羅告授五品官

乞作御史后曰卿不識字思止曰獬豸不識字但能
為國觸奸人而已后悦遂授之

訊囚名狀

李嵩武后時為御史鞫獄備諸慘酷其訊皆有名號
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橛鳳皇曬
翅猿猴鑽火上麥索下欄單之類

玄衣素衿人報赦

貞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每以餘食飼

之甚馴熟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於獄屋
氣樓中下視景逸喜噪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来云
逢玄衣素衿人説之三日而赦果至乃悟鵲所傳也

斲窓舍人

唐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門鑰他適
無舊本檢視乃斲窓取之時號斲窓舍人

則天喜僞瑞

則天好祥瑞臣下竟作僞有以紫石末塡于白石中

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則置永昌縣又塡曰武興即置武興縣刑寺苦囚衆於獄外牆作大人脚跡亦云有金人見即赦因改元曰大足

題目人

魏光乘好題品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速號趂蛇鸛雀王旭長而黑醜號煙薰木棖楊仲嗣躁急號熱鏊上猢猻

志射

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志目則中目志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其妙久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鏑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鏑法爾

繫錢靴帶

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貪贓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靴帶行步有聲愔見問之對曰當今之選

非錢不行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攝御史巡按江南嗜牛肉而多受人金故號金牛御史

鸛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鸛鳴雞樹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為鳩集鳳池

驅驢宰相

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吏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為驅驢宰相

霜鷹凍蠅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賢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賜麻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貪汙帝聞每賜諸王珍物二王

獨以麻數車令為索

八搨將軍

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之止王怒令左右摑搨他日聿入計具訴于帝問聿曾被幾搨聿曰前後八搨即令遷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搨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搨將軍

鳴靴鼻

張説謟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説往謝之把手

而舞鳴其靴鼻

孟青

侯思止謂決囚大棒為孟青

金剛舞夜义歌

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闊丈餘餤麤如柱酒行自為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碓斬膾磑蒜虀自唱夜义歌以送之

烹奴蒸婢

瓚復屈昂烹一小奴子爲饌食訖呈其頭顱昂復屈瓚以美妾行酒怒而叱去須臾盤中蒸此妾頭粉黛如其故

酒濯足

馬周微時入都至新豐逆旅遇貴公子飲酒不顧周周即市斗酒獨飲之餘以濯足

刺史不守鞋

鄭仁凱至鄙猥常爲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仁凱

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探巢俾奴竊其人鞋而去吏下訴之則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澁體

唐徐彦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鷃閣以龍門為虬戶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兔為魄兔以風牛為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白蠟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之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方舉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為對

補闕連車載

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托椀校書郎

白版侯

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侯者焉

烏金

唐拱州有畜猪而致富因號猪為烏金

衛靈公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於衆又病蹇張元一目為失轍方相又曰衛靈公言護衛靈柩亦方相也

鶴樽

唐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側

鶻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直而長置之酒樽凡王欲勸者呼之

尾則指其人

舞胡子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則

捧盞揖之

手重五斤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時嘲之曰

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信有之矣

狐蹲雉伏

鄭愔狐蹲貴介雉伏權門

賢聖不過五人

殷安常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

也不遜如此

虎筮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

無罪者不顧名虎筮

兎魚龜符

唐初為兎符以兎為瑞也又為銅魚符以鯉魚為瑞

也武后以玄武為姓瑞乃以銅為龜符

麒麐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手模床稜

蘇味道為相或問其燮和之道無言但以手模床稜時謂模稜宰相

方相姪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或

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遽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既
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造凶器出賣之所也
耳冷不知有卿
唐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
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翼日諭輔臣此人躁妄
欲求內相黜之
琵琶多於飯甑
江陵在唐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

魚

不伏致仕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勑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健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舅得詹事

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說不語他日復問說但指支床龜女欣然告其夫曰舅得詹事後果然

熊枕宜男

韋庶人妹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熊枕宜男

禾頭生耳

俚語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壁龍

柴紹弟有力能越百尺樓謂之壁龍

雞肆

富人羅會以剔糞致富人謂之雞肆言跑糞有所得

夸父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髙數十丈古語云昔夸父與日爭至此煑食此支鼎石也

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至橋忽馬不進見龍卧橋上乃去

魏丞烏

唐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烏每於衆中乞錢銜歸號

魏丞烏

飛坡

永昌中秦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波上桑畦麥壠依然不動

葬壓龍角其棺必斷

唐郝處俊為侍中既葬有書生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斷

縮蔥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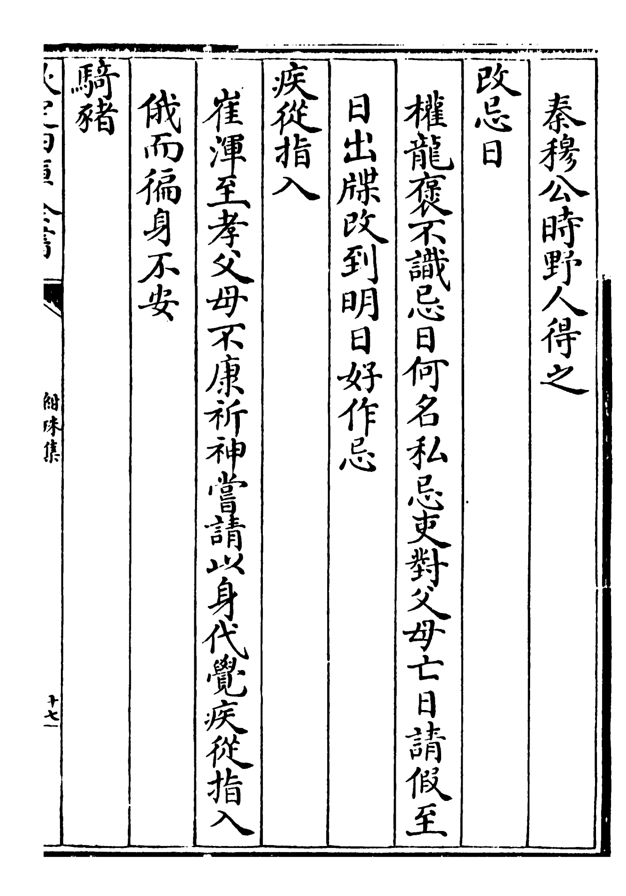
侯思止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郎籠餅即饅頭也

翹關負乘之譏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乘湜笑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答云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選

祝蝹

祝欽明頑滯多疑人目謂蝹蓋蝹者肉多塊無七竅



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改忌日

權龍襃不識忌日何名私忌吏對父母亡日請假至日出牒改到明日好作忌

疾從指入

崔渾至孝父母不康祈神嘗請以身代覺疾從指入俄而徧身不安

騎豬

武懿宗遇敵棄械而走張元一嘲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仗總抛却騎豬正南竄后曰何不乘馬曰騎豬夾豕也

點鬼簿

楊烱文好用古人姓名名點鬼簿

筭博士

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名筭博士

神仙童子

唐元嘉聦敏年少號神仙童子

草裹刺史

権懐恩荆州刺史令參軍脫韡僕射劉仁軌曰公草裹刺史至神州不可參軍豈可脫韡

白雞盞

柳亭飲未嘗醉有白雞盞取其迅速

牙筆

歐陽通自重書以犀牙爲筆管貍毛心秋毫覆松煙

爲墨和以麝

方丈鏡

王幼臨造並照人馬

百寶爐

安樂公主百寶香爐

辰車

十二辰車如正南則午門開人馬出之類

國史補 李肇

鼠虎俱為相屬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巡官同事或譏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婦翁與婿

張垍尚主在翰林獨賜珎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婦翁與婿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裴旻遇真虎

裴旻守北平地多虎旻善射一日斃三十餘虎意氣

自若有老父至眎其死虎曰此彪也而非虎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父曰此北去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去蘗薄間有虎躍出狀小而鷙猛據地一吼山石震動旻人馬皆為之辟易弓矢偕墜幾不自免自是不復射

王維竊句

王維好佛故號摩詰性致高遠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絕勝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句如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所作也

碧落碑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為怪異李陽氷見而愛之驗其文是唐初而不載書人姓名止有碧落二字因謂之碧落碑

錦𩍐致富

明皇至馬嵬坡驛令高力士瘞貴妃於梨樹下店媼拾

得錦𧝉一隻過客借一覯玩必須百錢媪由此遂致富

光弼號令精彩皆變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旗幟也舊將士也光弼至鎮號令而精彩皆變

出家是大丈夫事

崔趙公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荅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爵位不如族望

李積酒泉公義琰之後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嘗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懷州刺史與人書惟云隴西李積

釋伽周孔設教同

李周與妹書曰釋伽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伽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時以為名談

喜鵲

竇參之貶給事中竇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遂賜死

佛汗

劉元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佐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此士庶競集輸施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盡贍軍

麻姑送酒

李相泌以虚誕自任甞對客曰令家人速洒掃今夜洪崖先生来有人遺美酒一榼會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與君同傾傾畢門者乃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還略無愧色

蛇酒

李舟之弟病風或説烏蛇可治乃求蛇置之甕中釀之蛇聲數日不絶比及其熟香氣酷烈異於常酒飲

之須史為水惟毛骨存焉

論伐槐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槐為薪別植小者㻩南尉張造造曰召伯所憩尚勿翦除先皇舊遊豈宜著伐乃止

光寺錢

韓令為宣武軍節度使張元正為邕管經略使王宗為壽州刺史皆自大理評事起拜徵光寺錢相繼而

至皆以為榮

准勑惡詩

德宗晩年時詩頗工臣下莫及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帝謂使者曰此惡詩何用進時謂准勑惡詩

熱風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居嘗有客求醫誤謁逵亦為診候曰熱風頗甚客求藥雲逵曰藥即不如東家王供

奉客驚惭而去自是京師有乖謁儀者云熱風

襄様節度

襄州為漆器天下取法謂襄様及于司空頔為帥名暴虐鄭元鎮河中亦横暴故人皆呼為襄様節度盖謂此也

上不疑我

徳宗自復宫闕常恐生事郡鎮有兵處必姑息之惟渾瑊奏事不盡從喜謂人曰上不疑我

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為中書舍人家無制草或問之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悉焚其草

楊穆兄弟優劣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俱不相下或云楊氏賔客皆同穆氏賔客各殊以此優劣之

筆塚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然得草聖三昧以棄筆積堆

因葬之號筆塚

枷有三脫

王悅爲屋盩鎮將軍士犯令杖而枷之百日乃脫不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命則脫

由是不犯令

穆氏兄弟

穆氏兄弟四人贇貟賞質賛俗而有格比爲酪質美而多爲酥貟爲醍醐賞爲乳腐

茶治熱

故老云五十年前多患熱黄坊曲有專以烙黄爲業者灞滻諸水中常有晝坐至暮謂之浸黄近代悉病脚腰者乃飲茶所致也

私謁放還

李林甫知吏部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賣之於是牓其人曰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儒釋同否

或問羅浮生為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羅儒釋同否

對曰直則同

鈒鏤王家

四姓滎陽鄭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甲門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蕭齋

梁武帝時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

李約見之破產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號蕭齋

婦人之貴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嘉貞也其夫延賞也其子弘靖也其婿韋皐也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比也

沙堤火城

凡拜相禮絶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曰沙堤每元日冬直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

花押

宰相判四方事有堂按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

曰花押黃勑既下有所異同曰黃帖

白袍子紛紛

或有朝士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曰由緋

袍子紫袍化之使然

文章風尚

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

則學流蕩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因人倡之爾

第果實名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蒲萄為五或薦荔枝曰寄樂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

蛟龍破笛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夜月泛舟吹其聲韻逸發俄有客舟至登岸請笛吹之其聲清壯可以裂石謩甚異之及入破呼吸盤辟笛忽破碎客忽不見疑即蛟龍也

相府蓮

于司空以樂府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易之客曰

南朝相府因瑞蓮製曲號相府蓮語轉訛如此

下馬陵

董仲舒墓門人過必下馬以故為下馬陵而訛為蝦蟆陵

西番論茶

党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之魯曰滌煩所謂茶也番人曰我亦有乃出數品曰此壽春者此謂顧渚者此蘄門者

張顛

張長史旭書法傳崔邈顔魯公旭自言始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後見公孫大孃舞劍而入妙旭每醉書益精或揮毫大呌以頭揾墨中號曰張顛

王積薪遇棊仙

王積薪棊術甚髙初成自謂天下無敵將遊京師宿於逆旅夜聞一媪呼其婦曰良宵難遣棊一局乎婦曰第幾道下媪曰第幾道各言數十媪曰爾敗矣婦

曰伏局積薪空壁窺之並無燈燭翌日覆其局竟皆

不及疑其仙也由此碁益精矣

詩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昇平公主盛

集李端擅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

淮錢起擅場

緣橦歌

元載久擅權客有為都盧緣橦歌述其危殆之勢以諷

載載覽之不覺泣下

讀書不如寫書

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

窮兵獨舞

于頔聞韋臯進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將進閲之幕客韋綬在其坐乃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諷頔

一分箏聲

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全無琴韻

烏絲欄

宋亳間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欄

詼諧等著名

詼諧賀知章 輕薄祖詠 諢語賀蘭廣鄭涉 詠字蕭昕 寓言李紓 隱語張著 機警李舟張彧 歇後姚峴 訛語影帶李直方 獨孤申叔 題目曹著 也皆著名者

博經

博徒語曰强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貞元中董叔經進博經一卷

灔澦如馬

水行峽路最險以灔澦為則故曰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灔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灔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

功德山

韓晉公始聞徑山以為妖妄既謁之見其形狀不覺

生敬出妻以拜并乞一號徑山曰功德山後自杭来

九有婦人来乞號皆以此名之

埋懷村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

曰埋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

轉遠轉高轉近轉甲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拜拾遺李固南

居曲江拜校書郎謂轉遠轉高轉近轉甲

陸羽筮姓

竟陵僧於水濵得嬰兒育為弟子及長不知姓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所作茶經行于世鞏縣造甆偶人號鴻漸置茶竈間

李載生

李載生燕代豪士常呼鷹携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栖筠為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栖筠生

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柔懦公斷卿卿斷長近之也

韋山甫

韋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慾其術大行服其藥者多暴死其徒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其術長慶二年卒于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徧告人曰山甫病死死而速朽初無少異於俗人者

王彥伯醫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四五釜于庭老幼塞門彥

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翌日各持金帛来相謝云無不效者

賣藥宋清

宋清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施藥甚廣人有急難傾財濟之歲計所得之利亦有百餘倍長安人言有義者必稱宋清

白麥麪

竇氏子言家方盛時奴斂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麪言

白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及數歲後有人告奴妄言所食乃常麥爾諸人暴熱一時皆作

七貴

御史故事殿中得立花塼用紫案褥之類為七貴

烘堂

御史臺官雖共坐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先笑則合笑謂之烘堂

颶母

南海有颶母四面而吹倒屋拔木每數年一作則多

虹蜺虹蜺謂之颶母

雷如彘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冬則伏地中狀如彘人

取食之亦有雷斧雷墨可為藥用

蚊母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於叢葦間又有蚊樹

類枇杷樹皮裂蚊紋紛然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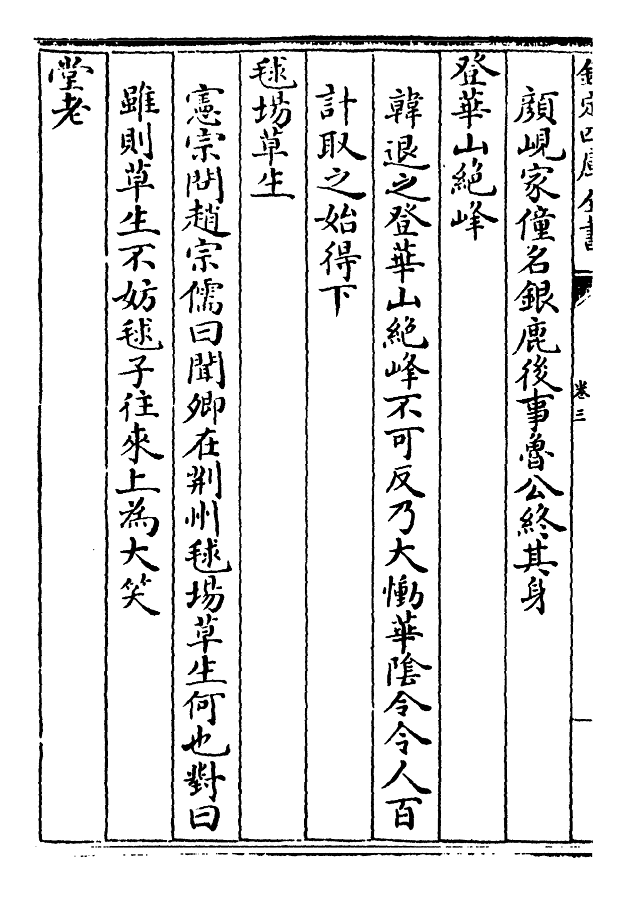
流桂泉

南中有一泉多有桂葉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爲漢祖廟而祀之又有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髭鬚並有靈應也

江心鏡

揚州有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心所鑄

銀鹿



顔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其身

登華山絶峯

韓退之登華山絶峰不可反乃大慟華陰令令人百計取之始得下

毬場草生

憲宗問趙宗儒曰聞卿在荆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雖則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大笑

堂老

宰相相呼堂老

省眼比盤

吏部爲省眼比部得廊下食號曰比盤

四軍紫

貞元中有四行軍司馬同賜紫登郎署因呼爲四軍

紫

雷琴徽

蜀中雷氏琴上者玉徽次金徽次螺蚌徽

石花紫笋

茶名劒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笋峽州有碧

澗明月

石梁春

酒名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梁春

麥信風

江淮舡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

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

拋雲車

暴風之候有拋雲車

舶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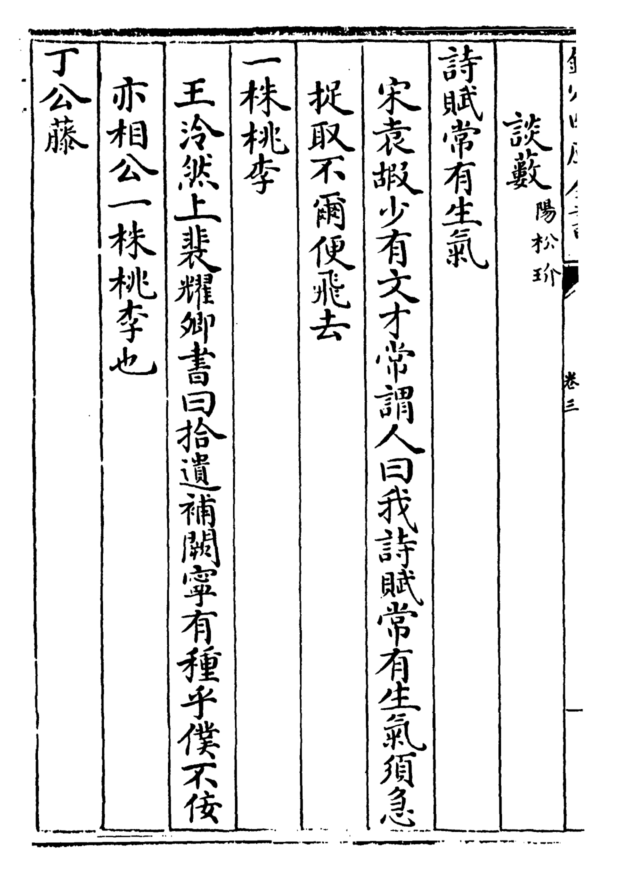
舶發海路必養白鴿船沒雖數千里亦能歸其家

沉祝聲

董庭蘭善為沈聲祝聲皆琴聲也

斯翁之後

李陽氷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



談藪　陽松玠

詩賦常有生氣

宋袁嘏少有文才常謂人曰我詩賦常有生氣須急捉取不爾便飛去

一株桃李

王冷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丁公藤

齊解叔謙母病風聞空中人告云得丁公藤當愈果
求得飲之其病頓愈

別後闌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
怪我別後當闌干
國史纂異 闕名

卿自難記

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

難記若過曹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也

取謝靈運鬚

謝靈運美鬚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為維摩詰鬚寺人寶惜中宗時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獲其物色遂遣人往取之仍剪棄其餘

玉樹

雲陽縣鄉漢離宫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悉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而左思以為假

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

二十八宿笑人

貞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本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爾華省名郎若如此斷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也

北斗七星飲酒

唐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太宗遣人召

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在彼言我也忽不見

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譚賓録 璩子温

著毛蘿蔔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振入集賢院校文選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李義甫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忤意者必加坑陷人謂笑中有刀

屈宋作衙官

杜審言恃才謇傲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嘗曰吾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羲之當北面

錢文甲跡

錢文如甲跡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徳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寳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樣后掐一甲痕因鑄之

蒲帆百尺風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緑膾憶松江滿箸紅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唐東蠻王入朝顔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欵周史

集為王會篇令卉服鳥章備集蠻邸宜圖其事貽于後命閻立本畫之莫不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醫乃意也

許裔宗名醫人謂之曰何不著書對曰醫者意也脉者深趣也不可言傳

鴨渌之險

元萬頃為遼東管記作檄文譏高麗文云不知守鴨渌之險莫離支服云敬聞命矣移兵守之萬頃坐事

流竄

尚書故實　李綽

改根為銀

韓昶愈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而昶以為誤悉改根為銀後除拾遺坐此言罷

蘇扛佛

會昌毀寺分遣使傳錄金佛寶像有監察者盜取一

銀佛時號蘇扛佛或問温庭筠何以為對曰無過蜜

陀僧

牛鬭詩

魏文帝與陳思王植同出遊見兩牛在牆閒鬭一牛

墜井死詔植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鬭不得言井不

得言死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即加罪植應口即成

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横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

突二敵不俱勝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

泄步猶未竟又作自怨詩三十言曰煮豆持豆其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敏如此

大書台字

張景藏詣裴光庭大書一台字裴甚喜數日出為台州刺史

三百縑易清夜遊西園圖

清夜遊西園圖顧愷之畫唐張周封得之一日凌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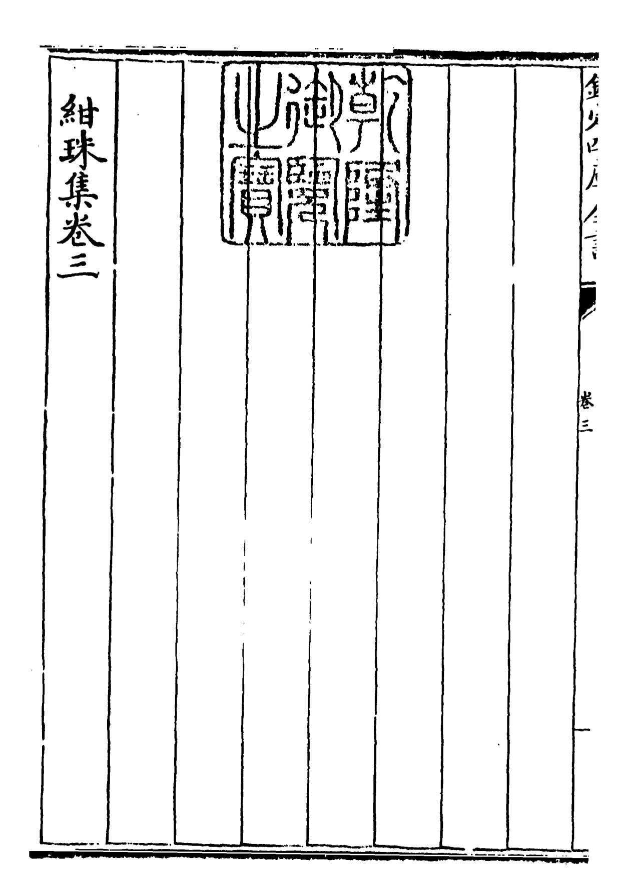
有賚三百緡叩門閽曰仇中尉欲以此易其圖與之乃詐也

王書二千六百紙

太宗有大王書二千六百紙皆以丈二尺為軸獨有蘭亭記玉匣貯之後並藏昭陵

五院御史

臺儀自大夫至監察通謂五院國朝徧歷者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



紺珠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紺珠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孟熙

紺珠集卷四

宋　朱勝非　撰

洛陽伽藍記　羊衒之

三三横兩兩從

後魏孝文皇帝甞㑹羣臣酒酣因舉巵曰三三横兩兩從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

乃是習字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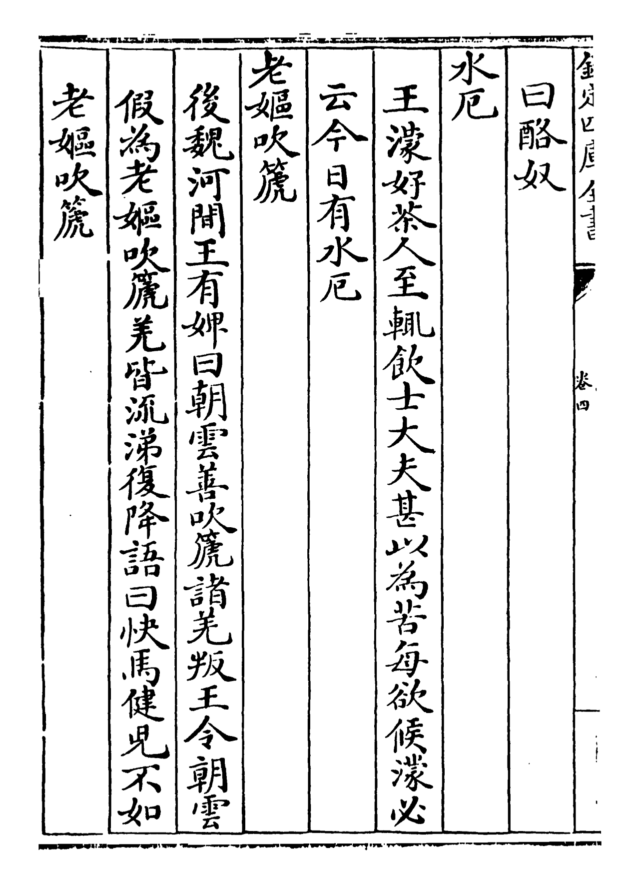
懷塼之俗

魏莊帝舅李延實為青州刺史陛辭帝謂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時黄門侍郎在側不曉懷塼之義問於温子昇温曰昔彭城王作青州牧問其俗賔客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至皆懷塼叩頭以見其意及其代去以塼擊之言其始向終背也是以京師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内無青州

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事始於此

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嘗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祖問之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以味言之甚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彭城王勰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卿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謂茗



曰酪奴

水厄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

老嫗吹篪

後魏河間王有婢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玉鳳銜鈴金龍吐珮

杜陽編 蘇鶚

金麥銀粟

咸通中同昌公主下降珍寶之盛無與為比其異者金麥銀粟連珠帳却寒簾犀簟牙席蠲忿犀如意玉

九鸞釵辟邪香之類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節度使李德山貢馬額高九寸毛拳如

麐以身被九花紋故號九花虬後賜郭子儀旌殊勲也

輭玉鞭

天寶中異國獻輭玉鞭屈之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乃以聯蟬繡帛為袋碧蠶絲為鞘碧蠶絲者彌羅國所貢自然碧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

諳多珠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形類中國菉豆色紅而光

芒長數尺有餘又名詰多珠同石菖蒲煮之即大如

鵝卵食之甚美可數日不飢

龍角釵

亦日林國所獻釵玉紺色刻蛟龍形帝以賜獨孤妃一

日帝與妃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命置掌中以

水噴之須臾化龍去

萬佛山

新羅國進萬佛山雕刻沈檀雜以珠玉成佛像大者

逾寸小者數分眉目口耳皆備下有行道僧數千傍
有紫金鍾徑三寸每擊鍾則衆僧皆禮首至地而起

香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玉之香可聞數里輔國每
置之坐隅一日方巾櫛辟邪一忽大笑一悲啼輔國
碎之未幾果卒

芸暉堂

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暉香草也出于闐國其肥

潔如氷而入水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以名之

金龜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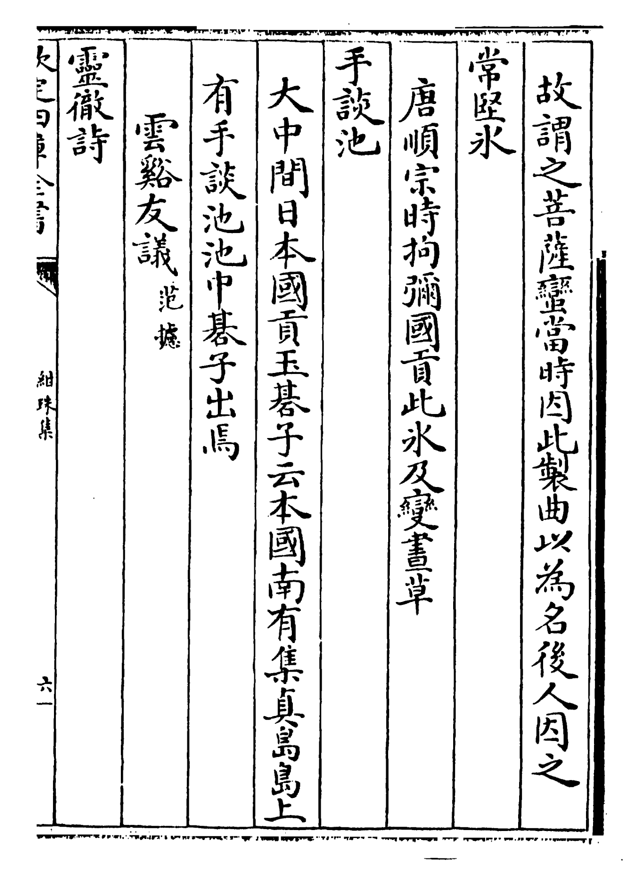
元和中內給事中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於海上洲島間遇神仙遺以寶函中有金龜印龜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維則具進是月寢殿前連理木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曰鳳芝龍木豈非驗于此乎

雙麕芝

憲宗好神仙之術有方士伊祁玄解者帝頗敬之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顔色不老何也玄解曰家于海上嘗種靈草食之因令種於禁中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草成帝餌之良騐時西域進方圓二美玉玄解見之曰此龍虎玉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遂問所貢之使云果得之山澤閒也

菩薩蠻

唐大中初女蠻國貢獻其人皆危髻金冠瓔珞被體



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因此製曲以為名後人因之

常堅冰

唐順宗時拘彌國貢此冰及變晝草

手談池

大中間日本國貢玉碁子云本國南有集真島島上有手談池池中碁子出焉

雲谿友議 范攄

靈徹詩

韋丹與林僧靈徹為忘形友丹帥江西寄詩與靈徹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靈徹答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郭素擬王軒

王軒善為詩嘗遊苧蘿山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是夕有所遇

後有郭素者閨軒之事每於浣紗谿題咏屢吟歌賦詩或嘲之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韋皐代張延賞

韋皐張延賞之婿也皐素貧尚氣傲人妻族咸薄之因去為隴右軍幕會德宗幸奉天以功被寵不數年自金吾持節西川與延賞為代張公愧甚不相見而去時無名子有詩云宣父辭周又適秦昔賢誰不困

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剖腹納書

鄭圃有列子墓廟里中有胡釘鉸者每詣廟祭禱求聰慧一夕夢人剖其腹納一卷書既覺遂有詩思如喜縣尉見訪云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粗有可觀皆類此

二十八字致上科

章孝標好詩元和中下第作燕詩以獻主司庾侍郎

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
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頗憐之會再秉文衡遂擢
第時謂二十八字致上科

玄朗偈

蜀僧玄朗性理通悟嘗作頌云天公未生我冥冥無
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遣
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虞姬塚

唐李煬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烏衣人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不能解忽夢烏衣人教之遂通其義

乞買山錢

符山人以文書抵于頔乞買山錢百萬頔與之

詩集中日得相見

馮道明謁陶公云與員外舊識閽者啓之陶言昧平生道明曰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陶善待之

迂辛短李

白居易詩云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言辛丘度李紳也

才出墨池便登雪嶺

崔涯吳楚狂生嘲妓李端端曰獨把象牙梳插鬢崑

崙山上月初生李氏求改詠乃曰揚州近日渾無價
一朶能行白牡丹或戲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
雪嶺何一日黒白不均耶
雪山賦
平曽遊蜀謁成都李固言獻雪山賦言雖潔白而無
草木華茂供人採綴以李公罕作文章也
裴誠温飛卿艶歌
裴誠云不是厨中串安知肉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

恨還深又云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

無夜不揺蓮又云簳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

結網争柰眼相鈎飛卿云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来

别有人又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

三日拂塵

劉夢得賀牛奇章拜相云待公三日拂塵埃

摭言　王定保

金剛杵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公卿之門貢士卷軸塡委率為閽人脂燭之費兩相告語求保遜所投

進士登科記

唐永徽以前俊秀一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以後凡由文學舉於有司者竟集于進士之列由是趙傪等刪去俊秀故目而名曰進士登科記記之名立始于此也

英雄入吾彀中

唐太宗貞觀中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時人語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進士譜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

解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此會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分散亦謂之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飲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亦曰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

白衣公卿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間搢紳雖為輔相不由此選終不為美其推重則曰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李權責李昂

唐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集貢士與之約曰文章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之既而昂外舅與進士李權相善因薦

於昂昂怒召權庭詰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禮尚往来鄙文不臧既得聞命矣執事昔有雅什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許之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聞豈執事之詩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位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甚惶駭訴於執政謂李權者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後有請囑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

郎

神州等第録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被黜者多則牒貢院請落由故有神州等第録以紀得人之盛後多為形勢之人所占遂不足貴矣

二子矛盾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為己任徐凝後至同會羣中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柰何野人有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遂愕然果獲首選焉

鼇戴頑石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送肇有啓謝曰巨鼇贔屓首冠蓬山試官曰深慚名第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也

期集院事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主茶探花之類咸以其日請主樂二人内一人主飲妓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日至院常宴即小科

頭主之大宴即大科頭主之雖無宴席科頭亦日有
請給第一部日給一千第二部減半見燭皆倍給逼
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
公卿家則以是日擇婿車馬盛集于彼也
讌名有九
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
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下宴
也五曰櫻桃六曰日月燈月燈者閣名也又曰月燈

者打毬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上佛牙樓寶壽定水莊嚴皆有之寶壽最盛九曰關宴最大即離宴也

錄事判罰

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者俯近關宴請假往洛及還同年已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載妓微服縱觀為團司所發沆判之曰深攪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隅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遂加以重陌

壓倒元白

寶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從迎於潼關既回大宴於新昌里第諸生班坐時元白亦預皆賦詩于席惟刑部侍郎楊汝士有詩後成而最佳元白歎服汝士醉歸語其子弟曰我今壓倒元白其詩中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

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鬧喚狀元聲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日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楚娘潤娘盖妓之尤者也

銜得錦標歸

盧肇袁州人少賤為人所薄後狀元及第既歸刺史接之甚厚一日延肇以觀競渡肇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阿婆三五少年時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蹇驢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斥逢令避道逢遣一价語之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阿房宮賦

崔郾侍郎拜命於東都試舉人朝士祖於長樂傳舍吴武陵任太學博士亦在坐謂郾曰侍郎以俊偉徳望為明天子選才武陵敢薄施塵露向者見太學生讀一卷文書就視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眞

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
遍郾大竒之武陵曰請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
已即五人郾未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郾曰敬依
所教也牧果得第五人

樂句

韓愈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牛
僧孺携所業謁之二公會集各以一軸面贄其首篇
說樂韓愈見題即掩卷而問之曰且以拍板為什麽

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侯其他適訪所居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喧傳京師

王泠然書

王泠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如何哉

飯後鐘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粥食久

之僧頗厭一日播出度其未回而先飯訖乃鳴鐘魚後播作鎮江都因訪舊遊所題字皆紗罩之矣因書二絶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老樹無花僧白頭又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趙倚樓

杜紫微讀趙嘏早秋詩曰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吟咏不已因目為趙倚樓其喜之如此

冬烘

鄭侍郎薰主文疑顔標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閙及廟院標寒進無此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顔標作魯公

錦襖上蓑衣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謂錦襖上著蓑衣

千佛名經

張倬者柬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頂戴之曰此即千佛經也

名紙毛生

劉魯風江西投謁頗為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詩書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述温憲屈

憲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為山南從事詞人李巨川

表述憲淹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猨臂自

傷李廣乃不封之將

繆島雲詩

繆島雲工詩尚竒險有云四五岸霞生絶壁兩三行

鴈過踈松又云拋芥子降顛狒狒折楊柳洒醉猩猩

又瀑布詩云白鳥遠行樹玉虹孤飲潭

胡玢月詩

桂根寧有土光外却無塵

比紅兒詩

羅虬善詩與宗人隱鄴齊名號三羅避亂往鄜州依李孝恭有官妓紅兒善歌虬為絶句詩百篇令歌之號比紅兒詩以百物比擬紅兒而作詩大行于時

吴子華奠陸龜蒙文

文千餘言其略云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為子文無偶無邊長松倚雲枯枝半折挺為子文直上巔絶

風下霜清寒鍾自聲發為子文鏘鏘音清武陵深閴川長晝白洞為子文渺茫岑寂豕突鯨狂其來莫當雲沈鳥沒其去倐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霏漠漠淡涓涓春秀冶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

方三拜

方干幼有清才為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䜟凝也干嘗謁廉使

連跪三拜

孟浩然誦詩

襄陽詩人孟浩然頗爲王維所知待詔金鑾殿私召浩然入忽上幸維所居浩然遽匿床下維不敢隱具以聞上欣然曰朕素聞此人召見索詩浩然對以不攜所業上令口誦浩然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上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耳放歸南山終身不得仕

朱灣別崔使君書

唐朱灣有逸才別湖州崔使君書時所傳誦其畧云蓬萊之山藏於杳冥之中或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濵滉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顔無因而前不可識其自假道當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之私來也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兹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於漂母夜卧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

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門轉深衆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蜀溪上風便囊中金乏之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去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車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

湍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十離詩

元相公在浰東時賔府薛書記酒後爭令擲注子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筆詩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散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竹詩云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将直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籬破不得垂陰㝵玉堂他詩皆類此

温八吟

温庭筠作賦不起草但籠袖凭鞍每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謂之温八吟

報道金釵落

張祜客淮南幙中宴集杜牧之時為度支使同坐牧有屬意官妓以骰子與之賭酒因徵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上水船

朱梁時姚洎為學士一日梁祖問及裴延祐曰頗知其人聰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好看客莫倚柁

唐令狐趙公鎮淮揚處士張祐嘗與宴狎公因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即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目連變

張祜憶柘枝詩云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樂天呼為欵頭祐荅曰公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即目連訪母也

謝衣鉢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主事請謝衣鉢謂與主司名第相同者

鐵躋

燈臺也胡証與裴晉公會飲犯令者擊以鈇躋

一字師

李相讀春秋媌字本㔉畧反誤讀㔉晷反有小吏言曰某昔從師誤呼字音公檢釋文云小吏之言是因呼一字師

腹笥

吳子華為賦一夕成於腹笥

一譙三十年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譙

三十年之語詩未有駱賓王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

有句如此居有何難

白樂天以文謁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原上草詩乃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難前言戲之耳

松圍三尺

鍾輻作松齋手植一松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吾子

當登第後三十年始成名其松園果三尺

五老牓

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等五人年俱六十餘時謂之

五老牓

芳林十哲

沈雲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名門也

白頭花鈿

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遂出頃刻播傳謂白頭

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宋五坦率

宋濟老於場屋嘗試賦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其名甚著

氷魂雪魄

劉德仁苦於詩竟不成名既卒僧栖白以詩弔之云忍苦為詩身到此氷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不怨所鄙而喜所誦

吴子華以詩百篇示許洞洞稱有聯絶唱云暖漾魚

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誦

慼金結繡而無痕跡

趙收効長吉為歌詩自謂慼金結繡無痕跡對酒云

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花甲子循環落落

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摘白鬚飢䰟弔

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髙車人生如雪在須臾何乃

自苦八尺軀裂衣换酒且為娱勸君日飲一瓢夜一壺杞天崩雷騰騰桀非堯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勝我醉裏白龍多上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

無塵袖

崔魯蓮花詩曰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尺八空喉

姚岳傑與盧肇會飲江亭姚舉酒令云遠望漁舟不

閣尺八姚遂飲嘔嘰還令曰凭闌一吐已覺空喉

一餅熟成一韻詩

段維智性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錦繃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錦繃堆

高軒過

李賀七八歲能文名動京師韓愈皇甫湜謁其父請見之賀㡀衣而出面賦一篇頃刻成即名高軒過賀

集所載是也

真珠室

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為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宫真珠即公侍妾名也

九肋者稀

盧肇初赴舉先達問所從来曰某袁州民也先達曰袁州出舉人耶荅曰袁之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稀

汗脚踏龍尾

顧雲欲見劉子長請高逢休書為先容潛啓之但云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雲吁嘆而藏之

銀案

舉人多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

苦海

鄭昌圖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之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會集舁苦海閲之靡不絶倒

原夫之輩

賈島不善文每入試廵鋪告曰原夫之輩乞一聯

潛救八人

温飛卿文思甚敏喜為人假手沈侍郎主文移飛卿簾前試之日晩温請先出仍獻啓千餘言或云已潛救八人矣

留李端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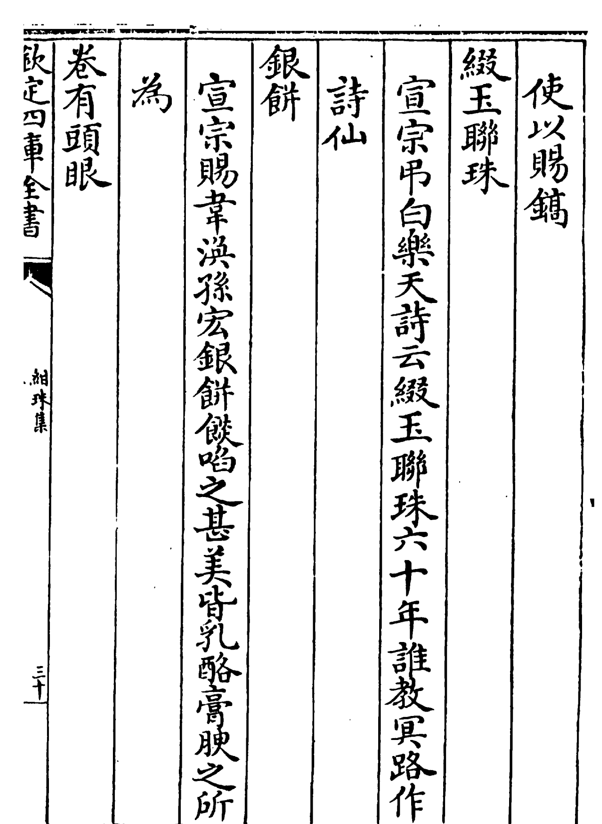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數百薛能盡毁之唯留李端巫山高詩一篇

淡墨書牓

進士榜頭竪連黄紙四張淡墨氊筆書禮部貢院四字

賜紅牋名字

鄭鎬放榜宣宗以紅牋作一名云鄉貢進士李某馳



使以賜鎬

綴玉聯珠

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

詩仙

銀餅

宣宗賜韋渙孫宏銀餅餤啗之甚美皆乳酪膏腴之所

為

卷有頭眼

舊語謂投獻必得其地也

爛銀袍

李涼公詩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夢踐積木

孫握夢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狀元居衆材之上也

已而果然

九重知己

劉鄴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

重知已曠代所無

顏回忍飢面

秦韜玉貴公子行云階前綠莎毯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著黃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

風騷將

杜紫微贈趙嘏詩云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契分四般同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有詩云因

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猶著麻衣待至公

劉虛與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劉尚舉子獻詩云

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

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金龜換酒

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

顏氏家訓 顏之推

易子而教

君子易子而教何也詩有諷刺之辭禮有嫌疑之戒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邪辟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通言故不親授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不可不學亦不可精至為人後乃覺累身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世唯知其學書是以小伎而掩其善

邵陵王僞字

邵陵王頵行僞字書體猥拙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甚無謂也

雞口牛後

史記載戰國策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從牛子口當作尸後當作從

秦稱權銘

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北齊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得鋘秤權傍有銅塗鐫銘二其一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

狀緒瀍度量剮不一嫌疑者皆一明之凡四十字其一則二世所刻詔五十八字書兼古隷只一字磨滅餘皆分明則史記言隗林當為隗狀也

吹扊扅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按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謂之扊扅謂其貧無薪以門作爨耳吹當作炊

夜漏以五更爲節

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必以五爲節者言自夕至旦經涉五時雖冬夏之晷長短參差而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時之間故謂之曰五更者如此

論釋氏

歸心一篇論釋氏戒世人不可以耳目不及便爲虛誕如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

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武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蠶食葉吐絲而成

文章三易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謂沈約文章用事不使人覺深以此服之

上車著作

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曰上車不落即

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蓮花驕

雜藝篇投壺實以豆恐其矢躍也今則以躍為貴謂之驕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妙者有蓮花驕又為小障置於外投之驕一作驍

豬蕁

荇菜江南謂之猪蕁

龍葵

若莱河北謂之龍葵

馬蕹

馬蘭廣雅謂之馬蕹

嶺表異錄 劉恂

鷓鴣南翥

鷓鴣雖東西迴翔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名自呼薄

社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故李羣玉詩云方穿詰

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其好誕如此

鬼車

鶚又名鵂鶹夜飛晝伏能拾人爪甲以知吉凶則鳴于其屋上故人除指必藏之為此也又名夜遊女好為嬰兒為祟又名鬼車遇陰晦則飛或云鬼車九首嘗為犬斷其一故聞其聲則擊犬使鳴吠以厭之故也

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

越絕書云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盤殼相合以成形

外圓而中甚瑩潔有少肉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如豆而螯足皆具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水母者閩人謂之蚱渾然凝結大如覆帽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浮泛水上則歘然而沒乃蝦有所見也

舞象

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前設舞象金羈絡首錦襜垂身隨指皆合其節奏

紫貝

砑螺謂之紫貝

雷公墨

雷州每大雷雨多於野田得黳石謂之雷墨又於霹靂得楔如斧謂之霹靂楔小兒佩之辟惡

八寶記闕名

五寶八寶

唐開元中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夫卒為尼號曰真如

其行高潔天寶元年七月七日忽於寺庭見五色雲墜睟之一囊中有五物真如藏之祿山亂真如流離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夜真如為神人召往化城見天帝授以八寶俾獻于朝以消沴氣真如乃并前得五寶皆獻之

玄黃天符

長八尺闊三寸形如笏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可以辟人間兵疫之氣

玉雞

毛文悉備白玉色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

穀璧

亦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非雕鐫之迹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

如意寶珠

大如雞卵而圓正光色極瑩置室中明如淌月

紅鞢鞨

大如巨衆赤爛若朱櫻眎之若不可觸而觸之甚堅
不可破
琅玕珠
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許
玉印
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
皇后採桑鉤二枚
各長五寸其細如箸屈之似金似銀又似銅

雷公石二枚

形如斧長可四寸闊二寸無孔膩如青玉諸寶置之日中則光氣連天既進肅宗已被疾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為太子今天賜寶於楚州天祚汝也宜保之代宗受賜即日改元寶應既監國賜真如號寶和改縣為寶應自是兵革稍息海內小康亦其應也

博物志　張華

精衛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説者謂赤帝之女名女娃往遊東海溺死其神化爲此鳥故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至死不休

駝知水脉

燉煌西渡流沙千里無水沙下伏流惟駝知之每至泉脉則以足跑地掘之必得水

祝融造市

祝融造市高辛臣也蚩尤造兵炎帝臣也揮造弧牟

夷造矢倉頡造書容成造歷伶倫造律隸首造數捷

剟㓮忽恍善忘皆黄帝臣也儀狄造酒禹時人綿駒

善歌即齊人也

孟勞

寶刀

闟閭巨闕

寶劒

繁弱之弓

繁弱之弓屈盧之矛谿子之弩狐父之戈皆古之寶器

北風圖

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地下柱軸

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

地以石為骨

地以石為骨以川為脉草木為毛羽

河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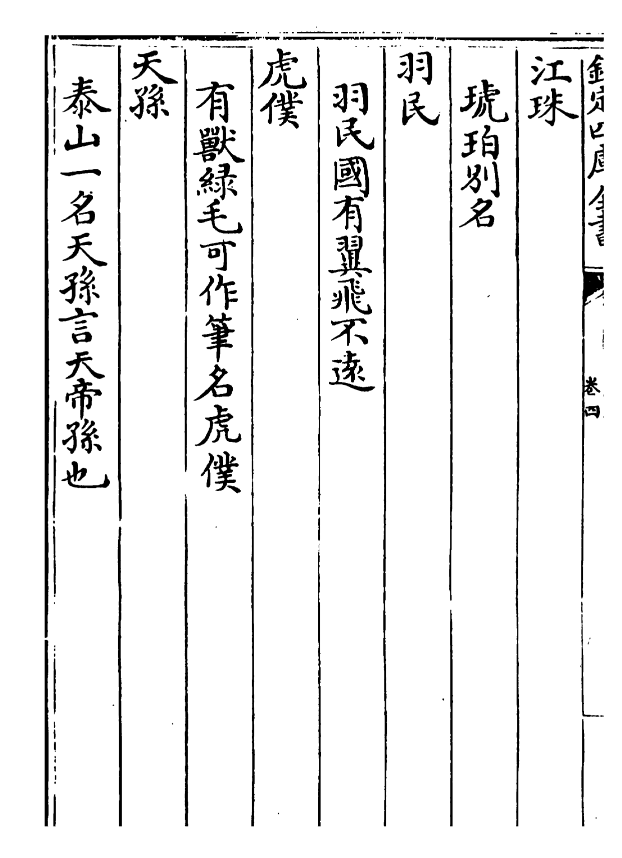
夏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歐冶五劍

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寶劍皆歐冶所鑄傳於世

太陽草

天老曰太陽之草服之長生即黄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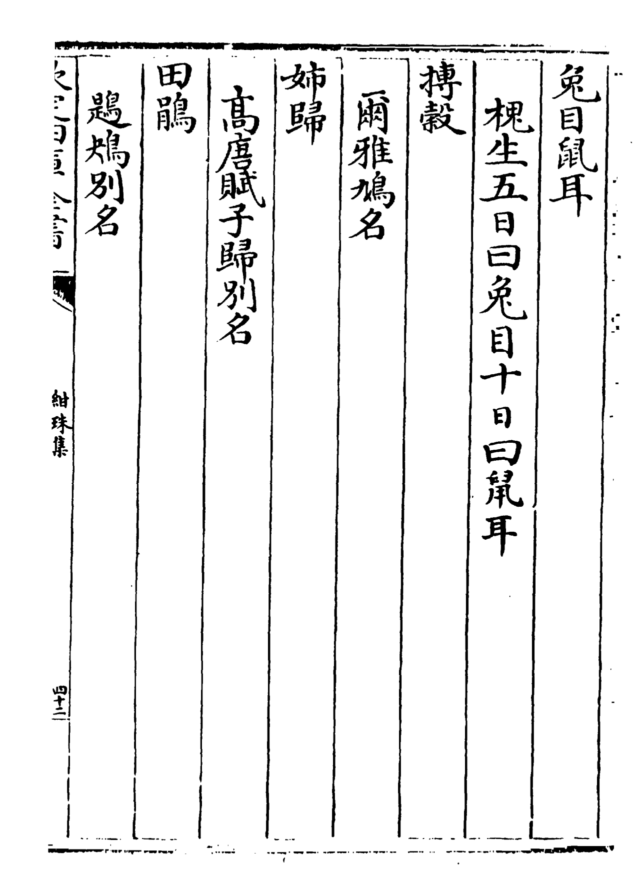


江珠
琥珀别名

羽民
羽民國有翼飛不逺

虎僕
有獸綠毛可作筆名虎僕

天孫
泰山一名天孫言天帝孫也



兎目鼠耳

槐生五日曰兎目十日曰鼠耳

搏穀

爾雅鳩名

姉歸

髙唐賦子歸別名

田鵖

鶗鴂別名

庸渠

相如賦水鳥名

紺球集卷四